



灝園文集卷八

華容嚴首昇平子甫

毘陵薛 宋諧孟甫

洛川 劉 紘秉三甫

劉生韻雲門甫

江陵姪曾孫克照赫菴重鐫

尺牘

答江陵詩社入子書

弟于天下事概知之未嘗行獨于詩則行之未嘗知



也。商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凡事皆然。詩獨不然。當其欣戚所感，言語真切。雖僮夫里婦，有王孟所不逮者矣。而不皆知詩，卽古今作詩者一字一句之佳，何可勝數。而不皆可以爲詩人。詩蓋易作而難知也。不知詩，因不言詩。而兄等必欲弟言之，且以黃建開曆濟南瑯琊及近日公安竟陵，何去何從。訊弟弟子，此則思之最審矣。夫昔馬前揚，必不沿襲。而右丞善用舊句，均之可傳也。逝梁伐筍，草蟲阜螽，四牡八鸞，三百篇不妨疊見。古人沿襲古人如此，今我自作詩。

必欲一字不同古人，其愚無以異于優孟。古人者也。古人多矣，卽欲不同此古人，則不免同彼古人矣。何厚彼而薄此耶。嘉隆以後，厭薄初盛，公安乃爲長慶，竟陵又同如島。逃墨歸楊，未知孰是。夫述而好古，爲聖人有餘矣。何多求焉。大約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辟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抑有說焉。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者不可也。其說有二：一者爲其

海園文集 卷八 藏板
不足學也。彼惟其才不逮古人，故學古人。譬之則孟之學孔，分量明甚也。學孔者不失爲孟，學孟者乃爲萬章、公孫丑也。萬章、公孫丑不足學也。一者爲其不敢學也，前人好奇，後人又復好奇，尤而效之，必加甚焉。譬之楊氏學夷、墨氏學惠，夷、惠者其流不失爲楊、墨，學楊、墨者其流至于無父、無君、爲禽獸、無父、無君、禽獸不敢學也。夫詩亦猶是也。今之學古人爲詩者，或舉古人偶然一二語，率以爲常，又古人佳處，初不在此，但得其疵累處，以自岸異，辟如假玉，但假瑕。

效佳人，崇效顰耳。以予言之，黃建開曆，古人也可學也。古人則無問盧白、孟賈，皆可學也。濟南瑯琊公安，竟陵學古人者，也。不足復學也。我輩無問在朝在野，遇事輒思救時，安有時尙在此，又復爲此者乎。細讀一春吟，數卷，慙之叔方共人，五鐘朋玉用梅人，各臻妙。獨象巖詩，尙未見鳳鳥不鳴，亦自爲瑞，所謂想當然耳。諸道兄持此方前，無古人何堪向百年以內問道也。先輩有言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他人子何可愛哉。弟不知詩，妄言詩。

如此諸道兄見此其果以爲不知詩否也。庚辰九月十九日頓首。

陳斗翔評

宜學古人不宜學學古人者此大識

見語

周彝仲

再遊灋陽館穀有加。漢人云數見不鮮。父子之間尚然。何況師友。真難事也。昇戊寅春。注三十二分。問如何。是無施相。無受相。只如人爲妻子。安置衣食。病藥。明明以我施彼。却無施相。彼亦明明受我。却無受相。

尤妙在無施相者。能使他人無受相。所謂佛世界菩薩世界。卽聖賢天下一家之旨耳。今日將無類是歟。此不足道。乃昇所服膺先生者。正自有在聖賢作人。都有要柄在手。所以說个一言終身行。一言興邦。吾道一以貫之。拿定要訣。千奇萬怪。都從此作出。所以說个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獨長處。今日以予觀先生所長。一言而終身者。其無慾而剛乎。此不難事。難在無慾而能容人。貪剛而能容人。柔平生有。不同道之師友。門下有。不同道之賓客。江清

漢濁並行地中天地之大非昇所及也。雖然亦有說焉。自古天上無縱酒好色之神仙。地上無寡廉鮮耻之聖賢。此一定不可借之理。先生立定脚根。作聖賢事。好善嫉惡。信賞必罰。以公孫僑管夷吾處分。澧陽便須徹底做盡。不應又有一二薄行之人。應酬盃酒。各厭所欲。不但正人不快。亦將使羣醜受罰者。不服厥心。曰某與我相若。何獨咎我。先生何以應之。昇每見先生與若輩應酬。強勉不樂。曰十分作不去。夫天下既有十分作不去處。便須到十分作得去處。姑勿

盡情畧開一面。此又所謂天地之大也。請擇于斯二者行之。自分交不淺。敢深言及此。聖門中惟子路麤中。疆詞敢于翻駁聖言。聖人或以爲野。或以爲佞。不得已至指天自誓。先生其以昇爲佞者耶。抑野人耶。要不須指天也。上役旋附博一笑。

薛諧孟評 凡在社中着脚者。居官必爲應酬所苦。其去將相大臣之擺脫中。瑤不得亦一間耳。世事安得不壞。

陳子貞

古文一道。不孝手實不至。而眼差辨之。自不孝言國朝無幾人可稱古文者。先時特推獻吉。以予觀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興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後此澹遠如山陰。解徹如義。仍前後鶴立。殊有可觀。吾惜其不可大也。不可大。不必惜。惜其不可大。則不可大也。三百年內。求如此三子者。蓋無多矣。三子而上。有廣大教主焉。元美之容。受百川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至其根據遠代。判斷時務。允不可廢。他如霍詹事。尹河間。指掌天下事。

其游夏矣。外此有文不足傳。其理可傳者。龍溪識大。文成入細。高出宋人數等。白沙近溪等輩。皆有宗旨。亦未可廢。若乃用修博而小。賓之麗而媿。應德好異。順甫同衆。概無足錄。況今日乎。今日名士。推虞山氏。無得而議焉。他或簡遠如山陰矣。而徑直易盡。典核近元美矣。而守說不變。相去霄壤。其餘諸家。胸未萬卷。手不成章。其于此道。何曾夢見。方圓在千里之內。前後無百年之久。而栩栩自娛。曰名士名士。井底蛙可哀也。竊嘗有言。爽如漪園。蕪如居來。文中之錢虜。

也。溫陵。文中之暴客也。四十年內。吾楚一二文人。文中之角抵也。或粉鬚汚面。博人張頤。或折腰短步。動人顧盼。不亦悲乎。竊嘗語人。復州無才。南岸不思。各不相兼。兼二子之長者。山陰此語。自謂不謬。大約此等小傳小叙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各臣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亶亶到底。與之談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大室。石橋竹徑。厝置如意。一日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耳。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弟

向不敢嘗。以因仁兄。卻來屈服。此等已甚。不禁狂直一笑。

劉秉三評

字字如秤上針。星快絕。

王季豹

舟中誦扇頭佳詩。悲喜交集。不孝頭顱漸老。以本涼之才。當既倦之志。其于天下事。概無可望。頃乃閉關息機。獨了生死。而塵緣蠟集。脫身無術。無問在家作客。都不自由。躬自悼矣。仁兄所處。天人名實。一切非弟可比。大約才兼志曠。肝腸過熱。靡事不爲。無人不

交此病似非小可。我輩之身非鄉里親舊之身。四十以外之年力非千條萬縷之年力。思之思之則得之矣。仁兄亦思李白何如人。劉全白猶以無所成名爲惜。夫子又何如人。黨人亦復惜之。古人不爲窮大不治。甫田用心專篤而作事近著如此。人不爲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每以自砭。因爲仁兄砭矣。弟達心而懦之人也。日侍左右口難徑開。隔面盡忠不嫌過直。要知全白

不逮李白。而李白自不足以快全白之意。惟黨人之議誠無黨耳。然數盡而後爲象象所損。求之先天以上。卽夫子亦可惜也。子曰予欲無言。則旣自惜之矣。季豹何遂不爲平子所惜哉。燈下薄醉言之過長。倘羅孟求過幸并示之。

薛諧孟評

相知手札須如此快暢始得

又

初春接手書大驚。想今了此局矣。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玉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

區區不得志事容易了。過舜禹生。平軾軒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家居多病。不得匍匐相慰。附便嗣音。

薛諸孟評

各扎儻蕩語多。此獨歸之深厚。尤不

可及

程或委

頃苦釀盡。又無酤具。昨雨中牽一犬。贈令兄。換得佳酒一壺。大醉未知後日得與五花馬。並傳千古否。幸為我作一詩記事。

又時孫曼凡死旬餘矣

人奇峯山休夏。斷絕人事。兒女輩。暫作向平處。分弟今始解。古人寂樂二字。但兩虎踞路。非五六人。叫呼不得。傳餐自古無。此費事高隱。又山上井。漸酒望雨。甚亟。似有山靈逐客之意。仁兄肯早來此。作人外談否。一介活平子。不知受用。哭死曼凡何益。元之立石。

何。同來更好，但弟酒如此，山泉日日不斷，多人則涸如

薛諧孟評

二字已證佛地三昧

答華藩

盤讀手詔，摹寫旅次蕭條，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日而華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身說法。然耳昇浮家辟地者三年，乃僑寓東山，四壁皆借，仍

與沱干逆旅不殊，頻年苦飢，幸今有秋，願與殿下共之。附去粲白自釀瓜蔬數種，偏真野人，惟笑存是荷。

薛諧孟評

邇年王孫受享此者殊多

姚無聖

兄五次手書，無不至，每一書必于紙尾署一時名士，如干人品題確當，使聞者如獲親見，其人太虛魯直，適足以發明子瞻高深想當然爾。夫士之負奇者多，不好善，幸得一好善之士，又不必果奇，故善者爲其所好而不樂此，徐穉郭泰所以互相勝負也。如兄者，

真今日廣大教主矣。社選一事，弟等輩偶然爲之，頃者至有積薪之嘆。兄幸好爲之，此救時之一端也。

薛諧孟評 不好名不趨時而悠然自矜其所得

與同志共欣賞又安有是二者耶

陶仲調

好友同時道阻且長，古今一嘆。所憾星沙天岳，曾不崇朝而寥濶。乃爾則人自爲之，非天實爲之矣。近日房選如一丘貉，概無可觀。大約子輿氏地醜德齊四字，可以盡之。主司怯于功令，以得一才人爲懼。士子

亟于干祿，遂以克盡其才爲憂。而君家兄弟獨倡和湘南古文奇字，終始不渝。此則有爲有守，古賢者事乎。來教深切，謹藏枕中。辱惠佳句，尤喜過望。升沉豈衆人大力起沉淪二語，何人可任。幸勿舉以似人，仍畱作君家兄弟物耳。張子爾錫善秦漢刻，持龍夢先書遊天岳，復去星沙，附便報瓊。卒卒不能多言，亦匪多言所可盡也。

薛諧孟評 主司怯者苦于識不足耳，若實實有

慧兄誰能復我

白仲清

來詩清遠是兄向來本事而聲調和雅如經營絃則近日事邇來作者喜新聲遂至全不是詩而後快畢竟詩自有詩料又自有詩響焉可誣也唐人用道德經句法偶然耳且其佳處殊不在此今人集中概作此句可乎子瞻以中邊枯淡為懼洵可懼也但不應便求之奇趣耳柳與白並擬陶白不如柳正以趣故何況于奇雖然在中皆佳在邊皆病

文木生

飢來驅我終日四方遂為六親情理以外之人還家亟欲挈舟過訪作山中夜話知新釀未熟恐損主人床頭物耳國朝詩徵得多少選過多少可一一示我否弟丙子冬會及此特取高楊張徐及何李七子一派名手細細去取祇覺四簋滿前無下箸處大抵如燕趙麗人流觀無一不佳實實欲捐金為我有便覺無一可者此選詩之難難于作詩也選今人詩不知又如何難耳附去食物五種奉寄吾姊詩扇二柄寄爾大甥爆竹十聲寄小甥半年遊子所獲皆是物也

又

國朝詩隆萬已前。古體似不勝取。近體却少。隆萬已後。近體庶幾可存。古風不啻絕響。坡公論詩以奇趣為宗。此語得失參半。國初苦不奇趣。近日又過奇趣。蓋兩失之。弟昔所由踟躕為不成之謀。雖然世無南威西施。不乏好色之人。地非儀狄。而天下之嗜酒一也。安在李杜外遂無詩。韓蘇後遂無文哉。今人不必才過古人。不妨目空古人。所以有作者。今人之善不逮古人。是善而好善者。倍于好古。所以有選者。老杜

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是在兄以長者處此耳。

薛諧孟評 論詩語一一曠而確

孫齋齋

曼凡歸辱損手書。開諭詳懇。感媿不已。不孝頃得宋代人詩。頗多流觀。一過似無可者。如永叔介甫輩。誠無足存。即梅陳秦黃諸子。端以詩名家。亦復不塞人望。大抵崔立者。獨眉山之一耳。而不孝獨愛王元之其人。以為足與陸務觀頡頏。餘皆不逮矣。元之詩似從郊島中來。不孝之喜元之。亦猶先生之喜孫太初。

也。如鶯花愁未覺，風雨病先知。二語可謂清絕。先生以為然否。

又

先祖在弘正間，以詩名家者。兩山太守、青湖民部皆先生外祖也。青湖詩可五百多，苦思好矯異。當時不顯，今乃具全。兩山名盛于青湖，而詩實不逮。今無存者。某欲收十一附國朝詩選，乞搜鄴架付某表章功德，不啻肉骨矣。

劉廣乘

拜別逾旬，至今似有餘喜。先生靡事不為之餘，退而著從前未了之書，接引後學，誠盛德事。以視近代房杜，終日治第宅，盛門客為畫錦地者，何啻霄壤。然則入其門者，不可謂非福矣。劄來示我禪悅，事直欲從無字處，究竟大事。今人何從夢見先儒有言動念，皆是與物無窮。此八字足以得手，亦可以下手。頗與來教相發明也。三十二分入識規矩，生總欲向日用飲食中，切實體認。使其所為不可知者，皆吾可知者耳。祇恐善根輕鮮一字之謬，便費百劫，可惧也。先生

幸開我雲霧。是莫大布施矣。黃元之蘆中人也。詩思頗清。充之亦足名家。惜不好學耳。辱贈佳句。感激倍于小子。白蘇詩序。寬假旬時。報命途中。詩四首。附上博一笑。

薛諧孟評

與解人語自不膚廓

又

中秋前一夕。武昌即舍。曾附數行。報德音。偶閱宦籍。見石齋先生姓字。使人加額。邇來君子道長。拔茅連茹。大有可觀。然黨分氣盛。所見多偏。而用心不能無

私。此病已在膏肓。他日不免有吾黨激成之悔。亟須一老成休容。秉心無競之士。調劑斯時。古人所以取義於和羹也。然而石氏醇謹。胡氏中庸。今日正不乏人。容容厚福。未足與議矣。竊揣此任自重。非先生所得辭。某縱有旅力。無經營處。獨抱此爲天下得人之憂。每飯不忘耳。附去小詩。和韻求教。匪報也。

薛諧孟評

郭林宗一輩語豈淪胥人可望

答毛恭之

擬小除日同遊藕池。忽爲兵阻。開雲兩京之遊。亦在

沈園文集卷之二
藏板
踟躕。大約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正在今日。一人通都大邑。恐不免耳。承惠寄懷十絕句。及扇頭古詩。俱如數相報。劄來商及義陵書。欲以梅長公易劉長梧大有旨。非弟所及。但以傳東渤。易謝玄中。覺尚未妙。弟不責渠用奸人。獨責渠用庸人耳。奸人或非渠所能察。至用庸人。則具有畏形。已短。寔不能容之病。乃無所逃誅矣。請以烏程與援一段公案。更端爲言可也。弟此書所謂避人諷草。仁兄果爲弟梓行。便是振古二狂。楚史全未料理。昨李共人書至。云仁兄已爲梅

孫先生作傳。何不示我。

又

仁兄見懷十絕句及五言古體。俱傷于太直。弟詩更甚。有友持此論以規弟。弟聊且領之。中不盡然也。詩以道性情。人之性情。有喜有怒。有直有婉。今論詩者。動謂意在言外。是但知胡然而天。展如之人。猗嗟變兮。諸詩爲詩。不知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者。亦爲詩也。

高彙旃

東陵拜別已後旋有澧蘭之遊與周先生晤對可三十日自春徂秋此身強半在道路間七月初一日抵家初五日得手書廿一史總志已領過十冊尚有史記小論一冊未發下姑徐徐不妨也宋史料理小半亟未錄上附去近詩五章近文三首遙希繩削另有唐突者昇行年三十有五志在文尋而獲無尺寸天寶爲之耳尚有求在我者自昔伸舒不窺園舍而子長跡遍江山同歸好學各觀厥成昇自返此生閉戶未滿一年舉趾不越三楚則兩失之矣皆原班列諸

生動多羈絆頃華容縣學崇禎十一年額貢物故思補此缺庶幾脫此襦衫得以肆力讀十年書走萬里路必有可觀者焉師臺何以爲昇地也

陳斗翔評

向學道乞貢個儻無乞憐語可喜也

又

十月初六日拜別初八日舟發十五日抵家廿八日拜旌表宅里之惠中堂一區大爲環堵生色從此終日如侍左右耳到家輒苦應酬求須與暇不可得憶昇己卯秋有句云還家下第如登第親舊盈門過一

旬今復爾矣。楚史未了，皆刻在心。五日并走奚去。巴陵徵先賢行實，僅得姜蒙泉幼蒙兩先生家乘，餘無應者，可嘆也。古人以先世有善而不知，知而不傳，卽爲不孝。巴陵其何說以處此乎。岳外諸郡，閏月初，可得成帙，却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人云：能事不宜迫促，若昇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李得雲

自舞象時誦習老公祖之文，今二十年矣。讀其書，親見其人，顧憾疏賤，末由周旋，忽辱手書，兼惠增城佳

刻，喜愈百朋。國朝詩作者近千餘家，大約如一丘貉，未知孰賢。頃來郊島一派盛行，吾楚以小易大，君子不爲矣。古文一道尤爲鹵莽，嘉隆之間稍有起色，畢竟不塞人意。昔人謂唐詩無文，宋文無詩，今似兼勝，亦兼不逮也。讀佳集，知起衰振靡，在老公祖矣。

薛仔鉉評

平心商榷，不落偏解。

馮密菴

昇入山已深，自春徂秋，踪跡忽在人間，大約如志和去餌垂釣，意不在魚，以故空載月明，所至概無所得。

不虞邂逅玉沙獲近光儀。半年遊子，賴有此耳。讀扇頭摘蓮詩，大愴。人懷我輩，今日不幸而生，幸而不死，只得將聖賢家法活動幾分。自昔國門市肆亦同深山大澤，位置高隱，不必人人土室也。高士傳九十餘人，正多僑寓家。居絕少耳。謹錄郢江舟中詩爲先生解嘲。唐僧有字無可者，昇丙戌丁亥之間，不能死，復不能去，因號髻僧，名無不可。自分作半邊仲泥也。願與先生共之。歸舟解纜，書此以當可離。

薛諧孟評

快義

彭禹峰

詩集十四卷，文集二十卷，皆十年前應酬造次事。入山九載，綜績成部，自分作枕中物。爾先生見索不已，聊揀什一呈覽。先生珠璣錯落，風雨驟至，黃河之水天上來，真詞林中萬人敵。昇私擬作麾下千夫長，許我否也。金某天下才，以須臾之困乞先生一言之仁。昇昔過淮，見淮陰無廟，漂母有祠，嗟息不已。英雄失路，千古猶憐。太史公曰：鮑叔既薦管仲，子孫世祿，于齊達賢者有後，理應爾歟。卽君侍左，聞此當爲從臾。

一笑

薛諧孟評

語皆卓然不羣

雷水陽

澧陽晤李文孫，聞老伯大變，已在仁兄卒哭之餘，踈濶何遂至此。德音遠屆，大喜過望，承委詩序，徐徐解粽，後塵上邇來旁觀天下事，億則屢中久矣。仁兄幸爲弟致聲，其人宸青兩君子，會憶弟夜闌酒後，料襄陽當事之必敗，察荆南監司之將危，耶。朞年之間，一不幸而言中，天下事成敗禍福，何嘗不明明可見。

但不令載馳載驅人見耳。間附及爲苦次一破顏。

袁籜庵

二十日午後雨歇，先生駕發，昇亦策蹇言旋，過章臺，望見老梅夕陽在驢背，因奉和作古梅詩，屬沙津僧止心投遞，未卜呈座前否。廿三日底石首手書遠屆，深感注存，自昔叔牙知敬仲，則天下才三字足耳。得此雖溝壑無恨矣。敬仲自數，顧以分財利，知我貧爲第一義。管仲之器小哉。雖然亦人情也。昇于詩無所窺，不知而作如無腔笛，三十以前妄徑前輩，近四十

始知不逮若先生佳詩氣醇而法老真有杜陵風格比之小子輩殆是力不同科而謙謙自下獎飾庸陋許以三百年來一見不庶幾天。下。才。乎。紙。尾。懃。懇。為。杖頭計姑息過甚又何其知我貧也塗次報謝兼博粲不既

薛諧孟評 始終拈才貧二義極其情至

程或委

古稱三史嘗較論之司馬氏史而子范氏史而靡大約十七史獨班史為可法耳然傳紀表志則班史得

體若贊若論則司馬氏范氏過之何也子長旁出蔚宗發伏具有特解不似孟堅耳耳也陳長方疑柳州詞複其序閻丘鑄訛笑之以為如佛書之有偈頃見吳中新刻紀事本末每段輒附論著實則重見本文耳可發一笑但看涑水平平擴實亦自有作者意敢以質之高明

薛諧孟評 揭與散行複見亦可大意貴使人易

曉耳

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顧弟與兄白殊絕也老兄宦遊十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裹入布袋爾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笑

薛諧孟評 數語自韻

王子京

澧刺史製文廟碑記岳郡邑為先生製壽屏皆以發抒功德入冬拮据此兩大篇摩揣高深刻刻與先生周旋也壽文例如梓人作室動口便須吉祥忌諱頗多儒學碑記如坐臯比解訓詁作老實語博趣不得

須經先生點定便如東坡冊誥皆有生動意矣太宰達巷皆知推尊夫子而弁當夫子意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可見傳神寫照只合自家事非門弟子任耳一笑

薛諧孟評

壽文碑記皆可厭事須以此諱之

王明勗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並有滄桑之感秋匪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近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

不遇故人不識為何人也。

陳斗翔評

謔語似坡老。凄惻處坡老不及。

敖玄石

燈夕接手書。正住奇峯絕頂。不及報。賤累久。瘳思蜜。告乞此輩。李温陵所謂苦海也。須以甘甜藥之。乞鄰不妨。夫子不許可。微生正嫌乞醋耳。他物何傷。黃元之何在。幸捕獲此君。

薛諧孟評

滑稽之雄

袁錦淙

安辱手書。輒惠笥秘。感謝感謝。豫寇震隣。風雀不已。巨澤深山。措足無地。乾坤枉大耳。不孝顛毛種種。無善可紀。不能如河中之保全。賊不犯里。又不能如京兆之築壘。結衆自守。橐書入舟。偕老母。儉妻為性命。計惴恐之餘。未嘗不繼以羞愧也。猶幸道假公安。先有君家底柱耳。江右徐髯。疏通坦易。無賈人氣。口吃善笑。頗為觴政所宜。下邑諸醉鄉。非此人不樂久矣。其人緩急亦可使也。

劉雲門評 倥傯中具無限經畫

易職侯

初秋去蜀江小除日抵家則知手書遠來三閱月矣
歷叙知我之由在六年已上昇終日自憐以爲天下
之大無一人知我詎知久在先生寤寐中也文章一
道古云作者甚難觀者甚易在今日獨難在觀者耳
一人之身如出數手一篇之內如經數人瑜不掩瑕
瑕常足以掩瑜去畱踟蹰莫知所從此結言初選所
由不理人口也來教深刻隱微敢不敬而聽之乎小
子往來楚蜀之交見近日居官者苟可以得而止一

似以不貪爲恥一似以不貪爲懼而布衣之士喜談
古處天下事似在處士矣夫段干木田子方諸人聲
價太過致有焚坑亦猶嚴陵周黨適釀黨錮也極重
所在知爲極輕先生文質之憂殆先得我心之同然
乎漢代獨行感格虎狼盜賊有餘而在位之人必食
其肉而後甘心焉小人之使爲國家非虎狼盜賊可
比此巷伯所以有投畀豺虎豺虎不食之句也先生
爲聲氣中燮理宰相過猶不及均之可憂何法療此
風便并希見示附去詩扇一執侑兩望風遙想不盡

欲宣

薛諸孟評 平子亦文中之虎 一切人手腕皮骨

總被噉盡

王嘉生

漢人推尊揚子，謂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陳思之言曰：文之佳惡，吾自知，後世誰復有定吾文者？弟初薄此等，以爲文人之言，非其質也。久乃信其誠，然不我欺。則于弟所爲文而信之，弟賦性充簡，厝跡希濶，河上山中，與世若隔，得以大肆其力于古人，讀古人書。

輒以窮理盡性爲期，耳目所接，時時會心，胸中自此日多緒餘，乃爲時文，則區區事矣。然每遇一題，必須以立言自居，無所不有，又欲得所未曾有，橫豎反覆，前後旁側，殆有所向如意，萬斛泉源之樂，每一成篇，自吟自賞，經宿不厭，而出以示人，輒復悶悶，察言觀色，畧無動意，以此留爲枕中物。歲月旣遷，偶爾觸目，如見異書，流連竟日，停閣他務。頃者用佳紙，覓善手，楷寫成帙，寶重如經典，丹筆自評，不錄他人一字，曰：世固無復有知予文者耳。今日特爲嘉生一發笥，必

有以窺嘉生之微矣。數年來，流觀天下，地醜德齊，婁東雲間一輩，差強人意。則春秋之義戰，齊國之巨擘耳。于正希愛其遠，于大士服其徹，于嘉生喜其矯，于子中心好之矣。正苦道阻，無因魚雁，松窓午睡，德音自天際來，喜不可支。惟予與女所見多同，古人以此感泣，不其然乎。隨掾近作一十七首，塵上一見，當自得之。世有知弟文，因以知弟者，應自嘉生始。

薛諧孟評

欲笑欲啼

黎石龍

佳序較量古今得失，段段有旨，弟尚有發所未足者。古云：夫子惡乎長？聖賢雖無所不長，畢竟有一件得力處。因思古人之學，雖博枕中要，自無多如太傅之鵬冠中郎之論衡南豐之太玄，東坡之賈誼陸贄莊周皆然。公與穀相去幾何，而魯不治，公羊齊不治，穀梁何其專歟。今人于書無不讀，實未得一書之力，所以古人少，今人多。古人難，今人易。古人遲久，今人敏疾。而得失正復坐此。詩文亦然。子美不作四言詩，太白不作律詩，杜文不逮詩，蘇詩不逮文，近日如元美

勸人勿作和韻限韻詩。白雲顓治五言近體。要皆以其專一。遂得精工。今人有一件不能。輒覺面赤。畢竟無一件到家。則何益矣。老氏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頃見馬文伯。孫子韋。作書。鍾王顏柳。縱筆自如。弟笑謂古人何獨不相兼也。弟十年前。志過于才。思得無書不讀。靡事不為。邇來竊自揆量。無多望矣。會有句云。漸老憐心小。久陰覺歲殘。仁兄聞此。當首肯也。

徐松濤

曩遊湖上。未得叩關。枉駕三十里。重損貺贈。近日仕

路人皆缺口。鑷子無抽封處。某乃損老先生于吸風

餐霞之日。假使前此三十年宦遊時。彈鋏公門。不大

饒益耶。翻增惘惜矣。十八年不見長君。偶遇于數峯

江上。云胡不喜訊近履。知康健如常。重聽尤可喜事。

養生家垂簾塞兌。處處握固。獨耳根無下手處。正不

宜放開也。語云。六十而聾者。壽滿百。七十者止九十

某。今六十又三。正嫌聾遲耳。附去續刻一帙。為信造

次。不宜會與居官者戲語。抽豐應是封字。官人人封物。便不開耳。缺口鑷去。不拔毛也。

却凌玉

瀟園文集卷八
中秋拜別後德音不次承檄行華令取書役鈔某枕
中物爲梓行地正起手一二日聞明公吏議卽以是
刻住手可笑也得喪自不在明公意中乃在某矣洞
庭道阻不克挈舟翟公之門李雲田當不失鮮于子
駿之義試卷及佳詩序構就附上

郭天門

某盛年購書萬卷自許四十後得屏絕一切肆力古
人不虞丁亂盡付秦灰矣後此岩棲三十年借殘拾
軼聊以銷日見聞無幾思路不開如煮白水火候雖
久終不成味先生許以鼎峙吳李無問非其質也兩
君子生全盛時道路無阻文獻足徵以今視昔貧富
不同矣岳志借先生列傳僑寓岳之幸也

劉穉恭

語云禽寒則鳴相和弟乃苦寒不能鳴亦復誰和會
有句云續著書須異今仍無以異也別來八年以視
古人三日刮目其堪自問乎近遇詩文應酬輒自欲
嘔爲人書草不住手筆筆敗不可振思屏絕作服氣
伏氣事矣養生非必冲舉而妄意冲舉亦猶詩文未

必千秋而自負千秋非能欺人聊以自欺耳

成洪錫

從連使君笈中見手劄何緣得見賞于先生遂愛憐
無不至也夜得一士不能待旦此古宰相事乃遂畱
意及此乎某自許尋丈分寸未獲匪真夏蟲實賦窮
鳥長而無述置勿道矣所望于蒼蒼者老而不死耳
倘不卽填溝壑後日先生秉鈞或如梁公之用漢陽
王不可知目下得宦遊江湖上下之間弟將鼓棹彈
鋏公門亦大快事神物或合或有日也

熊次侯

辛巳冬連床旬餘遂爾濶絕十年縱我不往子寧不
嗣音料亦古不得志人苛責故人語耳富貴一途弟
已分形如婦人思作男子無其具矣今已老嫗並不
作此想也高隱兩字畢竟承受不得後日或以徵士
聘君待詔祕書等銜題墓乎此自故人事非所宜言
故人不言而自言之兩失之矣偶附友人蔡彥仁便
博笑勿謂果言之也

其具云何老人輕薄

張樸餘

昔人云。感恩則易。難在知己。某近與仕路人相遇。正不。乏。知。己。獨。難。在。感。恩。耳。明。公。廉。而。行。惠。便。受。者。無。以。自。安。大。公。至。正。而。恤。某。以。私。何。也。

劉公蕃

先生道假洛陽。晝錦堂中周旋親串。自是人天小果。弟岸上人。不解利涉之味。但見乘風破浪者。稍停晷刻。散步沙頭。更得佳况耳。負重涉遠者。幸而雨至。稍休樹下。而亟亟開霽亦已過矣。新詩何不示我。乃以山桑代耶。

伍相菴

書來見招。姑息已甚。寸寸爲地主計。全非弟意。王龍溪八十出遊。云纔得離家。精神意思。便覺不同。弟所需者。沿路輿人舟人耳。萬無白頭彈鋏之理。續刻什分。揀一承許爲我。刻十萬字。尚抽自家豐矣。

又

承委令君太夫人壽敘。爲此一夫人。延請若多女客。可笑也。此項文字。如庖人然。主人發得品味。烹炙得好。便見手段。不能自增一物也。所示種種。採取無遺。

此外未知令君兄弟姊妹及子若孫何等。都須全家天祿。作阿婆語。譽其子。尤須譽其婿。悉聽增補一笑。

又

漢以前未以文學設科。選取也。春秋名卿大夫及下吏。擔夫重人。女子皆極博雅。後世設科以文。而榜首詞林。總不知經史爲何物矣。上以此取下。則下以虛應。乃相率而僞耳。辟之以徵。辟求孝弟。無復孝弟矣。漢以祿利明經。匡衡遲久不第。而經始明。唐以詩取士。李杜不由科目出身。非但此也。只恐游夏輩未必。

博奧如春秋某某也。名在則實不存也。一掛招牌。便無美醞矣。

又

前番諄諄場屋事。恐敗仁兄興耳。真個要兄得手耶。人間父母望兒子貴顯。不知兒子一入官。則自家生老病死。不得應手。便賣却此兒矣。至糟糠之婦。貧賤之交。竟是未亡人。絕交書。畱一相菴。日日受用高第。後豈復爲平子有哉。陳九山墓志。畱行狀四年。因兄迫促。始取觀。徑成一好文字。鹿野年七十五矣。幸速。

寄去以慰渠望

又

古今文人各有得于天。因各近一古人。各爲其時。其地之所鍾。因各爲其所限。不自覺也。有美自有。疵安得百全。有人喜。自有人嗔。盛傳于一日。自有消歇時。安得人人皆賞。詩文亦如兒孫。只要有。只要好。安得如祖龍作萬世天子乎。錢牧齋只合說何李如何好。如何不好。不須比合前人。此老尚爾占夢耶。

又

論文者動要合經傳。莊生徑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非伯夷是盜。跖豈合經傳。豈爲不文乎。談文與講學不同。惟朱程等是一家。貨守其講學語。以爲文耳。要不可謂文也。文人說有說無說。是說非禦人口。給何所不可。非但文人也。有殺身以成仁。未見蹈仁而死。聞斯行之。如之何。聞斯行。聖人亦然。所謂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也。只要說得好。並不要說得是妙。在不是處。說出是來。其原本聖賢。亦在離離合合間。假使勸人讀書。引用學而時習。此語中聽否。又要知翻駁。聖

瀟園文集卷八
言與戲侮聖言亦用不著

又

近日紛紛論古文者講體講格講氣文人落筆自然
波瀾自然收煞何知焉只如紫陽以興比賦注詩注
騷詩人騷人何知焉

又

文勝質則史史之尚文聖人亦以為應然矣左國莊
騷皆奇且誕後人正苦不逮耳但高文典冊立言亦
自有體務在雅馴如大宴會不應作野人語亦不應

滑稽博笑小文如雅集乃不妨然亦須善謔此古文
大小之別也論事當如諫垣勿言衆人皆言者勿求
異于衆人者勿言不緊要者

又

自古在朝在野皆列傳獨遊子一家非出非處須另
成一部某平生家居雖靜淨亦減飲食出門未百里
藉草席地噉飲俱加矣思作遊子列傳冠以宣尼子
輿及延陵重耳博望侯等輩亦快書也仁兄為我點
定題序可乎

又

制藝三百首。甲顏應命。頃見羅瑕公云。時文如屨。無十日之壽。此稿何啻十日。定是破草鞋。溝中物也。禹峯彭子會問。何以不第。某云。平生事事認錯。獨此不錯。予矢乃正。彼鵠失正耳。唐末宰相奏賜名儒。方干等十五人。孤冤及第。只恐文人命薄。有窮人有窮鬼。尚有遺于十五人之外者。後日足下秉鈞。作此盛德事。或置此稿于十五人之首。言之飲泣。已而大笑。

田伯珩

和順萬里之遊。頗療饑否。朋友責善。勿責以廉吏。故人作廉吏。遊子薦福碑矣。盛年苦有事。老年正苦無事。舌耕亦足銷閑。弟亦日課外孫。以自娛。所示昏嫁逼人。聊且隨緣。不須他人好看。且畢竟不得好看也。弟意外生男。傷弓之餘。不敢認真。只作蒼生觀耳。

又二首

弟平生精力十九在制藝。與詩既竭。吾才終不滿意。惟大小古文。殊覺無憾。奉呈全集。幸字字看過。便取古人參看。弟之才之學之名。去古人霄壤。然實有過

古人處可與知者道耳。近見吳門選刻削去頭尾可惜也。弟每覺一篇之內如傳奇插科種種不意又開場收煞頗有妙處有先未安頓臨時應手忽然而得者往往另構一端適與前應又有全不干涉徑不照應者但看會南豐額定顧照乃索然矣嘗語一老友以此自小不應晚年蕭索今再與老兄言之嘗云詩文如兒女然其多至數百卷者徑是中山靖王晉慶成王以百子賽人耳便不必个个賢也既苦無多則不可不作然十分去取亦難爲情才不才各

有可愛處老兄爲我揀選則易子而教也幸與相菴同月鹿先生商之

答友人

看詩如看畫不須題目自解其意并其人事景物可臆測矣看唐宋人詩但看其題便爾迥絕唐人簡拙宋人詳冗明人一仿唐而頗弄巧乃不逮也三百篇十九首并無姓名讀者自得其人六朝始有詩叙迄唐又自注識予每嫌序與詩複者謂如佛書之有偈詩與序當如龍門史贊或抽取一二端或另發一解

離離合合爲得耳大約詩成始製題與叙非爲題與
序作詩來教欲某改詩以就題何必就題又何不改
題。

又

無過者中人也。過而能改者中人以上也。不知過不
喜聞過。過而不改者下愚也。春秋傳曰：過而能改，民
之上也。又曰：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學者耻言人過，而
時時訟己之過，則庶幾矣。今人相對談及生平，皆稱
己之善，何見有首己過失者？某自審頗知過，喜聞過
而不能改，過仍是下根耳。又五十前，每好明白是非，
言人過失，此亦自首之一也。

游園文集

卷八 尺牘

吳

藏板 齋



